

得一録

八

和装本

74

6318

8



得

一錄

錢唐許乃釗書



加卷
731
8

丁

第四十五号

共八



74
6318

官長約 卷十五之一

論行善是人人分內事原無那個該行善那個不該行善的說話
 也沒有那個善是人所能行的那個善是人所不能行的說話只
 是有一等善事凡人力量萬萬做不來的惟有做官的輕輕就做
 來了且是凡人行善一善止成一善只有做官的人做一件善事
 便勝如凡人百件善事千件善事萬件善事更有一件勝人萬萬
 件的善事以此做官的人更當急急行善更與凡人不同為甚說
 做官的行一件善事便勝人百件千件萬件萬萬件比如做州縣
 官的便是一州縣民命所關他若行善那一州縣百姓都受他的
 福了州縣既受他的福那上天怎不報他以福做府官的便是一
 府民命所關他若行善那一府的百姓都受他的福了一府既受
 他的福那上天怎不報他以福到了做司道的做總督巡撫的便

東京
學校

得一緣 卷十五 官長約

是一省民命所關其善愈廣其福愈大。直到了做科道九卿六部。以至於宰輔中堂。做這樣大官的。便是天下民命所關。他行一善事。盡天下都受他的福了。這豈不是一件事勝凡人百件千件萬件萬萬件的麼。且這樣大官。要行善事。再沒有行不去的。卽間有疑難的事。若打起精神來。照依世上人做生意要賺銀子的心事。一樣千方百計。定要到手。如此做去。那裡有行不得的。以此做官的人。行善最易。一善抵人百千萬善。獲福又最多。所以說那做官的。更當急急行善也。但是做官的。也須知他的就裏。比如那做科道部院的。奉行朝廷善政。卻不能與百姓相親。還要那有司官實實去行。百姓方受朝廷之福。所以做有司官的。尤望他急急行善。若有司官不肯實實奉行。便是那科道題請。六部奏准。朝廷行下來的善政。也都歸於空言了。所以有司官尤當急急行善。

方爲不負朝廷不愧民之父母。但是做有司官的。也有難處也。要知他的甘苦。尋常民間小小冤枉事。有司官申得小小便利事。有司官行得。若是要與大利除大害。必須督撫代爲題請。若是有司官申詳上去。督撫不替他題請。縱有好司道官。好有司官。要行好事也。不能勾完全圓滿。至於六部九卿奉行朝廷的善政。必是先行督撫。督撫後行所屬。看來六部九卿。要行好事也。須督撫替他實實去行。若做督撫的。不實心督率所屬官吏。著實去行。縱是科道部院要行。也是不能勾完全圓滿。所以做督撫大官的。上可以通得朝廷的呼吸。下可以雪得民間的疾苦。要與大利無有不興。要除大害無有不除的。真是行一件善事。直抵得凡人百千萬件。以至於萬萬件的。做這樣大官的。豈可當面錯過。我今設一譬喻。譬如人入海取寶的。其中珍珠瑪瑙。瑤瑰瓊瑤種種色色。

任人所取。獨是有一顆徑寸的明珠。養在驪龍領下。有一枝七尺的珊瑚。長在海底石上。若要取這兩件寶貝。卻不是凡人福分。可以妄想得。必須造下大船。製下鉄網。又有澹臺滅明。下水斬蛟的手段。然後取得那夜明珠珊瑚樹來。取得這樣寶貝。便是世子孫受用不盡的了。但是如今做大官的。未免錯認路頭。竟把做官行善看做兩樁事了。因何說他看做兩樁。我常見做官的人。說到興利除害的事。便說。朝廷立定的法度。誰敢更張。卻不道。朝廷立的法度。那一件不是利民的。若還法久弊生。正要做大官的說明利害。奏請更改。那有坐視百姓困苦。只守定舊樁的道理。如今做大官的那個不是好善的。但只謹守法度。未免見義不爲。只到宦成回家。另做一番善事。不過是齋僧造佛。佈施福田。看來卻是小善事。放著一件勝如萬件的善事。爲何不做。卻來取此。

小善。只因將做官行善看做兩樁了。殊不知做官却是好行善的時節。行善正是做好官的本領。那有駕著大船。拿著鉄網。不取那夜明珠珊瑚樹。卻來拾取殘珠剩寶。豈不是錯認路頭了。也獨至收民的有司官。要行善事。徃徃多有掣肘。必待上臺允行。方可放心去做。然雖如此說。據我細細想來。也不爲難。比如今日有司問一的決問。一折贖。也要詳過上司。三回兩駁。委是煩難。到了夾棍。拶子。任意施行。三十板。五十板。徃徃立斃杖下。此事又何嘗定要申詳。可見上司掣肘的。反是小事。轉是關係性命生死的大事。反得自己操縱。所以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用動手一摸。百姓便去了血肉。幾多一般皮肉。我疼他豈不疼他。疼我又何忍。果係情真罪當。打他也不爲過。若還非罪無辜。於我定然損福。做有司官的如何容。

得忽畧。若論大刑一節。尤爲不可輕用。當初設立大刑。原爲凶犯強盜。熬刑不招的。用此拷訊他的真情。如何尋常事體。老實百姓。也用這等非刑。大約官府好用大刑。只是不奈煩瑣。他說重刑。一用人都懼怕。後來不打就招了。此說大有病痛。若是凶犯強盜。夾他也不爲枉。若還未經官刑的人。一用此刑。多致殘廢。甚則老少虛弱的人。立時送命。最可憐憫。當時緹縈女。說道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正是此等刑法。做父母官的。如何用得輕易。還有一種鄉愚。從來未見官府。一到法堂。言語錯亂。官府動了疑心。致用大刑的。又有一種言語蠢直的人。應對官府。也是這般粗糲。官府動了嗔心。致用大刑的。又有官府盛怒之下。愚民不知進退。致令拍案。此怒加力責治的。也能立斃杖下。又有事關考成。或係欽件。上司著緊行牌。要參要處。或是謁見上司。爲著某事。面加責讓。

應化來的。所以他出娘胎胞時。就有些氣概不同。此處最要認得。分明知道來歷。若曉得是前生修來的。前生積善。纔有今生。今生不積惡。沒了來生的。急急行善。猶恐其遲。若曉得是祖宗積來的。祖宗積了。有我今日。我今積了。又有了子孫的。後日愈積愈厚。愈積愈久。日後子孫世代做官。豈不可羨。若是我今不積。猶如祖宗儻下萬貫家財。到我手裏都用盡了。便沒子孫用的了。這樣看來。我在祖宗分上。也算不得好子孫。在我子孫分上。也不叫做好祖宗了。如何不急。急急行善去。曉得是星辰降下來的。仙佛應化來的。正要致君澤民。不負上天生我之意。若還只是受享祿位。目前早已墮落。如何不急。急急行善去。若說我是天生的福人。富貴是我該受享的。百姓是我管轄的。我該役使他的。他該供應我的。如此話頭。誰去與他辨論。只是人生福報。也有限量。譬如那會射箭的人。

也有射到一百步的。也有射到二百步三百步的。不論多少步數。到底箭要落地。到此田地。大家自見分曉。那行善的人。五更半夜。都有安穩的。到那回首時。多有好光景。也是說不盡的。那爲不善的人。平時血氣用事。不信天地鬼神。只到臘月三十日。手忙腳亂。血氣已盡。良心發現了。平日所作所爲。一一現前。或自己首過。或央人救他。那日常所說。馳騁過頭的話。一切都用不着了。卻也悔之晚矣。我今再說一件事。與做官的人聽。當初宋朝有個王韶。是個極有才幹的人。他當初不合一念差了。要取那大功名。上了本自己要去開邊展土。他就收了熙河一路。也不知殺了多少人。也就做到安撫使的大官。他那心上不知怎麼。卻有一點子過意不去。一日到甘露寺閒遊。遇著那高人才景純。他開口問那景純道。以王法殺人。可有罪過麼。那才景純說得好。你也莫問有罪無

罪。只要你打得過。心下去。那王韶硬着口答道。打得過去。那才景純又說得好。若打得心下過。便不來問我了。今來問我。還是打不過。心下去。王韶便默然無語的去了。後來那王韶得病。只將兩手緊合着。那兩眼人叫他開了眼。他回說。開不得的。眼前有無數沒頭沒腳的人。立在我面前。哩這卻不是那收熙河時殺的冤鬼麼。到此時候。良心發現。自己欺瞞不得。那從前硬口的語。一切都用不着了。卻不是大可懼的事。如何不急急行善去。又有一等人說。如今做官。只要謀爲好。打點得到。自然有官做。那裏管甚麼行善不行善。此等言語。我也不與他辨白。只是你看天下偌多的人。多少文章好不中的。多少才幹好不能勾做官的。多少鑽謀營求不得到的。難道做官的。只憑謀爲打點不成。你只看又有多少老實頭。不會謀爲營求的。也照樣做大官。又有多少不願官爵。一味

只是行善的人。依舊也至大位。並不會見說某人是爲善壞了官的。可見做官的。也不是單單靠着謀爲打點的說來說去。還是他命裏帶來的。咦。說到此處。急須着眼。分明一樣的人。如何偏你命中帶得富貴來。還是你前生修來的。還是你祖宗積來的。還是星辰降下來的。仙佛應化來的。做官的好聽在下的言語。切莫迷了本真。切莫錯了念頭。切莫差了道路。前生修的莫教今生壞了祖宗積的。莫教我身耗了。星辰降來的。仙佛化來的。莫教此生墮落了。往來生身上想一想。從子孫分中算一算。急急行善。切莫遲疑。趁我事權在手。努力發心。多多做些好事。落得名垂萬古。福滿人天。豈不稱大丈夫哉。

生而爲人無益於世。則不如無生。仕而爲官無益於民。則不如不仕。何也。以其虛此官也。虛此官則并虛此生矣。可不早計乎。

論行善是人人分內事。但是平常人爲善力量有限。官長力量無窮。所以官長行一善事。便抵過平常人的百千萬件。其次就到鄉紳了。那鄉紳如中堂部院科道九卿督撫司道有司。無論出仕與林下。那有沒力量的。所以鄉紳尤當急急爲善。一縣止一縣官。一州止一州官。一府止一府官。一縣一州一府中。卻不是一個鄉紳。那地方興旺的所在。常時有幾十位鄉紳。這幾十位。若在地方上合力行善。那一方便是福地了。若是那幾十位有些不安帖處。那一方居民。也就不消說了。所以鄉紳關係地方禍福與父母公祖一同無二。往往有府州縣得了好官。要行好事。不得鄉官幫助。就行不去的。也有府州縣沒有興利除害的官。地方上有幾個好鄉紳。也救得一半。看來鄉紳關係地方不小。所以鄉紳行善也有一

件事勝平常人百千萬件的。且如那牧民官初到地方。任是聰明特達的士俗民情。那裏就知。惟有這鄉紳。卻是鄉生土長的那一件事。他不知。常時官府到任。要訪求民間的利害。沒人說與他。那官長也只說地方中無利可興。無害可除。也就罷了。也有地方中有偌大利害。那耆民百姓人等。要來條陳的。或是鄉間愚人。不會到過衙門。見了官長。舉止失措。不能申達下情。又或有能言會說的多。是不合道理。利口噤噤。又有一等奸狡利徒。借題條陳。假公濟私。不是實實利弊。所以道達民間利弊。這個担子。專是鄉紳的責任。且是鄉紳平日有望的。官長自然欽敬。說來無有不依從的。縱有疑難的事體。從公起見。委曲敷陳。也沒有不行的理。這樣看來。世上好事。那官長也只做得一半。那一半還要鄉紳出來做了。圓滿。這豈不是一件勝如百件。千件萬件的善麼。說來只用我開

口。不會要我解囊。也只算做不費錢的功德。也不叫做甚麼費力的事。但是如今鄉紳有兩等。見解橫胸。所以不能行那一件。勝如百件。千件萬件的功德。有一等鄉紳。平常緘默不言。只是身家重事。纔去關說。這豈不是本分的。但只是自了身家。總不肯替人做些好事。恐也辜負了頭上進賢冠。又有一等鄉紳。只要閉門養重。就是身家事。也不肯向公祖父母開口。只要人說他清介孤高。卽有官長虛心來請教。也只半吞半吐。不肯替他擔擔子。卻不思同居一塊土地。地方上那個不仰望我。若興得幾椿利。除得幾件事。那三黨九族。也沾我些恩惠。傳到後代子孫身上。也有些光彩。何苦抵死不開口。況且從公起見。官府也自明白。那裏就損了我的名節。虧了我的聲望。此一等也是自私自利。與前邊那一等爭差幾何。古人說得好。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堂

堂一個鄉官與一介之士不同。若會做過科道的，便是林下也有激揚的責任。若還歷過銓衡，也是有黜陟之權的。若再做過尙書閣老，更該爲國分憂，奠安這一方百姓。方爲不負朝廷。不是只一味杜門謝客，便算做賢士大夫也。看來肯替地方造福，纔是真正第一等好鄉紳。替地方造得一分福，便有一分人品，也就有一分陰騭。畱與子孫了，造得十分福，便有十分人品，也就有十分陰騭。畱與子孫了，自利利人一舉兩得，就是平日有些小小過誤，也都抵過了。畢竟好鄉紳子孫，自然是書香不斷。若還一味緘默，見義不爲，就是清如伯夷，廉如陳仲子，也不過是個自了漢。假饒做到極品，也不過是一代顯榮。那有餘慶到得子孫身上，只可惜這不費力又不費錢，一件勝人百千萬件的功德，等閒放過了，也算不得讀書明理有大見識的人。我如今還有一等善事，也要鄉紳做。

去這卻不費錢，又不費力，長但須要實實行去，方算得功德。看來這功德比那興利除害爲地方造福的事，反覺難些。但只是能行了這功德，子孫世代書香，地方也受福不淺。說來鄉紳都是大根器的人，那裏有害人的事。只無奈子侄弟男習氣不好，就做出那不尷不尬的事來。再有那門下犬馬與豪奴悍僕，狐假虎威，就要湊成十分。再是各各宦家彼此做效成風，把那要便宜占上風的事，當做理之當然，就有無窮受害的了。鄉紳那裏盡知有人說他不是，他還要怪那說話的人。哩，殊不知極好的鄉紳家造出極不好的事，都是此輩所爲。所以鄉紳家第一要教子弟，教子弟不是單單教他做文章。第一要教他明道理，教出一個明道理的子弟來，便是家門之福也。實是地方之福。第二就要教家人，那生事害人的掌家，不是主人得意的親隨，就是公子介弟的寵幸。這

裏最要覺察。一些不到就要被他瞞過了。就要受他的負累了。至於投在門下的人。多是要假我的勢力。行他的胸臆。鄉紳問或見他才調。要用爲腹心。不知一旦線索在手。他就用起主人來了。莫說前朝大老家。有廖瑩中董心葵那一班門客。就是平平宦家。也須有個負嵎之虎。中山之狼。食心之蟲。哩。這樣人。切不可收留。在門下用。那奴僕們。寧可要朴實良善的。平日常要戒飭他。不許他生事害人。這樣鄉官。就是古時陳太丘王彥方那一班人。也不過如此。這雖不會爲地方興利除害。那地方受他的福。也不少了。我還有一件善事。也望鄉紳們做去。卻是鄉紳家力量優爲的一發。是不費錢的。大凡一方有一個鄉紳。便爲那一方的表範。鄉紳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學得刻薄了。鄉紳家好勢利。那一方都學得勢利了。若還有一個鄉紳。儉朴醇篤。謙虛好禮。尊賢下士。凡事讓人。

那一方中。那個不敬重他。仰慕他。也就大家做效他了。可見鄉紳原是一方的表帥模範。風俗的美惡。人心的厚薄。都從這鄉紳身上做出來的。若有好鄉紳。表正得一方。化得那一方的風俗。都是好的。人心都是厚的。那一方的善。都歸那鄉紳了。豈不是一件勝百件千萬件麼。又有一件好事。尤望那鄉紳們做去。也算做不費錢的功德。鄉紳家成人的田房產業。原是要留與子孫受享的。遇着那人家。不肖子孫。將田產來賣與我。我就該生警戒心。要想到自己子孫身上。價銀照時價。要從厚些。許他的銀子。尅期給與他。還要欸問他何處用。勸他切不可浪費。那不肖子孫。或者因這大人君子。勸化他。從此學好。豎立起來。也不可知。遇那驕愚子孫。將那田產來賣的。就當生憐憫心。要想到自己子孫身上。照前與他的價銀。交付銀子時。還要好好問他。那裏用。或是替他照料一

照料。或者那驕愚的人不受人的欺弄。也不可。若遇著人家有至急的事。倉皇棄產的。卻不要乘危措勒他。卻不要故意顛排他。別家兩次三番兌銀子。我卻一天平兌足。與他濟他之急。若有可以替他排解的去處。替他排解。一排解。遇有可以鎮壓的。替他鎮壓。一鎮壓。卻不准折他銀子。那人就受我的許多福庇。這功德也就不小了。如此成產。如此長厚。自然子子孫孫千萬世受享不盡矣。我今另有幾件費錢的功德。更望鄉紳們著力做去。這費錢的功德。除了鄉紳誰人能行。說來。卻又是鄉紳本分內該行的。那鄉紳們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祿。原該替地方上做好事。的既讀了聖賢的書。明白道理。原該見義必為的。況且又有極多的利益。慶流子孫的妙處。在裏面。如何不行。只是有那齷齪小見的人。捨不得銀子。向他說不得。獨有那大本領大見識大度量有大福祿的

行善做功德。何憂日後沒這東西。也該放心用他了。再從子孫身上。勘一勘。那子孫聰明。才能還要像我做鄉紳。也不用我積攢銀子。與他。若還不能為鄉紳。遺畱與他的。忒多了。我生前又不曾積德。這銀子。恐反成子子孫孫的禍胎。勘到這裏。這銀子也該發心用來行善了。再請鄉紳先生。更從自己家裏。勘一勘。日日要吃飯。是少不得這銀子的。個個要穿衣服。是少不得這銀子的。還要娶親。嫁女。也是少不得這銀子的。除了這幾件事。銀子也就用不著了。何不拿來行善事。積陰功呢。怎奈那鄉紳堆金積玉。只是愁窮。只說是不勾用的。我想他那裏不勾用。那會見不勾買飯吃。不勾買衣服。不勾娶親。嫁女。多只是不勾他侈靡浪費罷了。若將這銀子浪費了。卻也可惜。何不將來行善事。積陰功。勘到這裏。也勘破十分了。難道還捨不得用。還不去行善積德麼。我還有一句苦口的

言語篤勸鄉紳先生。若要鄉紳先生們傾囊倒篋盡數用去行善。委是也難。若是只將浪費侈靡一項節省了去做好事。有何難處。且是將那無益的煩費。行那有益的陰功。豈不是極妙的事。怎奈鄉紳先生又欠高見。只說我們宦家體面所在。不得不然。我今再將體面兩字大家商量一番。恩周三黨。這是鄉紳的體面。澤及九族。這是鄉紳的體面。萬民感仰。諸人欽敬。這是鄉紳的體面。若只是衣服華麗。筵席整齊。房屋軒昂。這也不算做體面。比如鄉紳生事害人。這叫做沒體面。或是占田霸地。這叫做沒體面。行止有虧。清議不容。這叫做沒體面。若還是老實本分。不好奢侈。難道就是沒體面。且將那誇多鬪靡的銀錢。都用去行善作功德。積得子門高。大子孫世代做鄉紳。人人賽他。不過這卻是極大的體面。只是如今鄉紳先生一向豪華慣了。我如今勸他儉樸本分。省了銀錢。

做這行善的勾當。不免說我們酸氣。亦且他是要自家受用的。如今勸他損己利人。不免又笑我們酸氣了。又有一等鄉紳先生。從那寒慟困苦中來。他把這銀子未免看得太重了。我們向他說這等話。不是伸舌擺手。就是掩口搖頭。這也不必評論是非。只是要鄉紳先生再將那銀子的機關。著實的再勸他。一勸這銀子原是天地間的神物。是浪費他不得的。卻又是窖藏他不得的。你若是一浪費了他。他就福過災生了。你若是一窖藏了他。他就變生怪異了。只如那晉朝何曾。他生在世家。奢侈慣了。一日間用了一萬錢的作料。還說沒有下筋處。到得兩代後。他的子孫就沒有衣食。貧窮下賤了。那何曾還是個有識見的。尚且如此。豈不是暴殄過分了。麼。又見有許多財富人。家房屋衣冠華麗。僭越。或惹得貪酷的官長動了火。就無辜想吃他。或生事的光棍。借題陷害。抄沒了他。或

盜賊平空打劫了他。我也數說不盡。豈不是奢侈的沒理了麼。只有那窖藏的。自謂畱與子孫。世世受享。卻不知銀子這一件神物。真是作怪。那銀子所在。人人側目。銀子越多。惹禍更速。那怕你會算計。會收拾。不知怎麼樣。就有個不測之事。取了他去。這也是說不得的。我請鄉紳先生們。試看如今可有個二十年三十年無事的財主麼。向這裏著一著眼。這銀子也是不消窖藏他的。且道這銀子窖藏他不得。浪費他又不得。畢竟如何。纔是我今分明說破了罷。只有用他去行善。萬無一失。有了陰功善事。鬼神就來庇護他。天地也來保佑他。沒銀子的。也就有了銀子。有銀子的。一發世世享用不了。這陰功善事。猶如點化的大丹一般。那銀子遇着他。都分外精彩起來。也就用之不盡了。又如那鎮庫的寶貝一般。那銀子有了他。都一毫沒處走失。了。如此看來。可見那銀子反是個

捉拿不定的。陰功善事。反是個實在有據的。看破了這個機關。自然要發心行善。做那費錢的功德了。況行善陰功。古來榜樣不少。當初那范文正公。也是個窮秀才。他在天平山讀書時。斷齋畫粥。極是清苦的。後來做了宰相。他却看得道義重於銀錢。一日公子純仁。收租八百石麥。路上行善事。都給與人了。回來見父親時。文正公問他。此行可遇著故人否。公子說道。遇著故人石曼卿。他說家有三喪未舉。那文正公便道。何不將那麥舟助他。公子回說。已與之矣。這文正公父子們。是何等手段。何等度量。文正公又在蘇州買了一個南園。有風水先生說。此地氣脈極旺。將來要出一斗芝蔴的進士。那文正公說。有這些進士。我家如何獨占了。遂作爲學官。就是如今蘇州的府學官。這府學中。真也出了無數舉人進士。都是范家讓出來的。這是何等心腸。何等識見。誰知那范家的

舉人進士却也不少。自宋朝直到如今，那一科沒有范家的人。這豈不是古今第一等的大功德。大結果。榜樣麼。只是他有了那大識見。方有這大度量。有了這大度量。纔有這大手段。有了這大手段。纔有他這大福分。如今鄉紳先生。也有做過尚書閣老。科道九卿的。也有做過督撫司道的。其中豈無范文正公這樣人。思宣公這樣子弟。這是要信得真切。大發良心。大開手段。堂堂做去。比將宦後餘資。僭侈妄費。惹禍生非。有損無益。真萬萬倍的利益也。兩約所言。無非要人隨處行善。量力行善。人性皆善。心同此理。在官爲官長。在鄉爲鄉紳。總此一心而已。爲善於鄉者。居官定有惠政。爲善於官者。居鄉定有令聞。舉斯加彼。初不過自盡其心。而所及者甚廣矣。今以一二入倡之。數十百人和之。城鄉倡之。遠近數百里之內。從而和之。一時倡之。數千百世又從而和之。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其功德豈可限量。昔孔子告季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風行草偃。勢所必至。上行下效。理有固然。然則正己率人。化成美俗。端有賴於在位之君子。有道仁人。主持世教。毋視爲迂闊之常談。世俗之俚語也。

高子憲約

卷十五之三

高子憲約。今已世遠年湮。只將當格言看。然而字字箴規。言言藥石。可云立言不朽。體此言而行諸事。即立德立功之不朽。吾知民命既立。帝心自簡。指日榮陞。躋身顯爵。血食享以千秋。簪纓綿於數代矣。尚祈實心仿行。當作座右銘可也。

一 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 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虛文。故曰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問之巡撫。御史疏薦於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關人倫傷風俗者。則必置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自興。

一 育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為諸生諄切教誨。俊秀之

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為 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為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為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為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於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義學務選讀書端人。

一學宮做壞。即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做壞者。即時修理。完好者仍要掃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州縣之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於此。原註罰鍰原為積穀

一社倉是救民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各家自造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為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圩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垣頽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汗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倉穀主守。須擇殷富謹厚者。量以禮待。每年交盤更換。勿令偏

累傾家但令接管者照數交收勿令吏書參與以滋需索及時
歛散出陳易新皆縣官躬親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獨不沾實惠皆由吏胥添捏詭名混
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本牌仍不時查核
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子姪可養者
不得混收以妨無告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預備倉穀城中四門
擇寺觀寬轉者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
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百餘石耳設誠
行之利濟不少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佐貳不得令擅受民詞擅出牌票衙役尤宜箝束佐貳之害民
卽令之害民也

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皂快下鄉以
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原註原被各差
一証似便安

一吏書門皂嫗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
愚者不知往往迷而不悟何也所當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也次則仗義好施者
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爲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匾額表其門
免其雜泛差役以爲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蠹賊蠹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棍
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於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
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段機械變詐無識者競以爲
能浸淫入於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爲何物矣所當訪

實悉榜其名於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之人，并拏重治。原註狀上寫代

書人某自不敢欺

一刑杖竹篦不得重一斤。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輕用夾棍。夾不得過兩時。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奸弊出於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於三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挨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沉閣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為妻子僮僕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一番，而

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團練鄉兵亦然，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

一武備不但地方保衛，亦官府自身保衛。昔人作縣，猝遇大盜，詐作承差突入縣庭，拔刃劫庫。縣官給以庫銀大錠，不堪發用，為批票取之大戶。所僉大戶皆民壯之驍勇者，諸人知令有急，皆襁磚石而入，遂擒羣盜。使非揀選平時安能應變倉卒。故據各州縣民壯弓兵，汰其老弱，實其虛冒，儘足以募壯士，練精兵，備不虞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高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於法。一有生發，即行嚴捕，必擒獲而後已。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既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

之責往往深怒失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所當痛戒

一強竊盜到官縣官卽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急起賊賊真然後具招勿輕信扳誣而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貳審問

一賭博爲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者責令兩鄰首告不肯者同罪

一白蓮天主等教自古倡亂之首務要密察訪嚴驅逐無致遺害地方

一花鼓淫戲誨淫實甚尤爲民俗大害務須密訪查拿立予嚴懲庶風俗可端人心可正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簡儉以挽侈靡之俗卽宴會名刺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俗於不覺矣

訓俗條約

裕中丞示諭

卷十五之四

裕中丞示諭

爲訓勉風俗以端趨嚮事照得三吳爲文物大邦士庶軍民之知禮義愛身家者奚可俚指祇因商賈輻輳習染多歧平居以相銜爲能積久遂因仍成俗其力量不能供揮霍者又各出其機械變詐以求取勝於人於是溫飽之家大半指撐門面矯誣之輩甚且干犯刑章不知守樸守誠生人大要克勤克儉衣食本原富家固祖業所遺窮人亦筋力所趁絲粟來處不易暴殄豈不可惜本部院自十四年陳臬以來屢爲吾民出示曉諭總以正人心厚風俗爲當務之急邇日莠稂漸戢訟獄漸清士習民風漸有起色可見吾民非不率教惟習焉不察遂無所信從本部院欽奉 聖恩簡巡茲土尤願吾民共臻醇樸庶幾共

享昇平。明儒呂叔簡先生云。節儉無非美俗。奢華盡是邪心。前部院湯文正公云。衣食之原在於勤儉。又前部院陳文恭公有風俗條約於吳郡。民生最爲有益。今就前賢意指斟酌。現在情形編爲八條。除出示徧貼。務期家喻戶曉外。特再刊刷成冊。分給士庶軍民。願我士庶軍民人等。尊長戒其卑幼。師傅戒其生徒。夫男戒其婦女。老成者戒其後生。賢智者戒其愚魯。而神於明理之家。更宜身先作則。嚴切防閑。式化鄉里。以期風移俗易。家給人足。本部院有厚望焉。

一嫁娶必應及時也。男大當婚。女大必嫁。在爲父母者。固應盡其尊長之義。而兒女各有配合。亦可自成室家。周禮合男女於仲春。定純幣於五兩。原欲其早爲完禮。不致愆期也。蘇俗男女兩家自行聘以至過門。但以誇多鬪靡爲事。禮或不備。難以成婚。

其計粧奩。則金珠綵幣。必求充篋盈箱。其重迎娶。則花轎珠燈。必欲填街塞巷。於是。有索開門錢者。有索盤頭費者。種種陋習。不可枚舉。尤可笑者。兩家力量。不支相約。掩人耳目。更有強搶硬娶之案。且有悔親改適之人。無非侈習貪心。階之爲禍。至於不能措辦。貽誤終身。則亦意中所恆有。抑思此等見識。爲門楣乎。爲兒女乎。因辦婚嫁。彼此傷情害義。計較錙銖。大戶人家不屑也。擇婿爲擇衣履乎。擇媳爲擇粧奩乎。天下有志氣。有作用人。誰賴嫁娶資財。以爲基業。彼無資財之家。獨非兒女乎。兒女長任其曠怨。爲父母者。抑何忍也。本部院殊所不解。自今以後。須知能了婚嫁。不在飾觀。親戚友朋。悉相勸勉。不論家貧家富。各量其力。以行。切勿以浮文末節之不齊。而致吉日良辰之坐誤。爲兒女完大禮。卽爲兒女種福田。儻有怙習不悛。因而致

訟本部院必加懲處不能為執迷不悟者寬也

一喪葬不得踰制也。論語論孝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有一定儀制如大清通禮所載自王公以至庶官庶民自始死以至卒奠卒哭皆以尊卑上下制為常經古人居喪謂之守制言不得逾法制也。今蘇俗喪葬不甚援據一定禮制往往銘旌功布楷越崇儀石獸豐碑釀成訟案已屬不成事體而其尤可怪者經懺之外復用僧道唱曲演歌謂死者樂觀戲文謂生前確有罪孽飛鏡舞鈸吹竹彈絲含玉未寒而宮商遞奏麻衣如雪而男女混淆蕩禮忘哀莫此為甚。至於出殯必備列儀仗安葬則酷信陰陽中人之家停棺不瘞者不知凡幾。問其原委非缺盤頭脚力即為風鑿謬談抑知入土為安豈得有。心棄置若謂子孫求福轉致窶窶無時是反不如孤獨哭黎尙

得官為埋斂。本部院疊經出示勸令棺骸早葬聞者諒有見聞。若夫塚制高卑石器多寡通禮所載各有明文士大夫循禮飾終足遂顯揚之願何必窮工極巧楷越虛靡以致為飾觀瞻多。延歲月查律載託故停柩經年不葬者杖八十其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淆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罪還俗又例載民間喪葬有用絲竹演唱佛戲者照違制律治罪各等語今為吾民反覆勸諭無非欲爾等循分自安爾等明發有懷豈不知禮不過惑於習俗以為非此恐貽笑柄耳。要知通禮頒自朝廷官民悉應遵守嗣後務各捐除舊染依禮而行凡禮所不載者毋或妄增益。

一服飾宜崇雅飭也。吳中刻絲顧繡以及纍金彫嵌各項物件皆有作坊行戶賴以營生原不必概行禁止但用之不得過當不

但物力可惜。抑且不衷爲災類。如男子著油綠襯衫。戴綠小帽。拴繡花汗巾。其人已屬可鄙。至婦女衣裙。則有琵琶對襟。大襟。百褶。滿花洋印花。一塊玉等式樣。而鑲滾之費更甚。有所謂白。旗邊。金白。鬼子欄干。牡丹帶盤。金間繡等名色。一衫一裙。本身。純價有定。鑲滾之費不啻加倍。且衣身居十之六。鑲條居十之。四。一衣僅有六分綾綢。新時固覺離奇。變色則難拆改。又有將。青骨種羊作襖。反穿皮上。亦加鑲滾。更有排鬚雲肩。冬夏各衣。均可加上。翻新鬪麗。無所底止。尤屬荒謬。此皆人心不古所致。抑知荆釵布裙。更見婦德。何須華服艷妝。况自己銀錢來亦不。易。又何得任意糜費。試分所費之資。以爲舉家衣飾。則一件製。與妻妾更可一件獻奉庭闈。卑幼之心。豈不甚快。儻尊親不無。藍縷。而閨門競事華麗。則愈華而愈形背理。又將何取乎。本部

院聞十一年吳中偶遇偏災。便有飢寒交迫之慮。蓋藏易竭。總由平日奢華。易云。不節若。則嗟若。蓋言始不節儉。必至嗟悔。也。願我民富不忘貧。文無溺質。屏除習尚。永享豐盈。切毋冥服。危冠。爲有識者所哂。

一宴會當樽節也。歲時伏臘。親友招從。月夕花晨。盤餐樂敘。大則。示禮。小則合歡。要皆重在真情。何必競誇珍錯。吳中水陸之品。山海之鮮。固所在俱有。但爲一時筵宴。耗費中人卒歲之資。甚。至百物駢羅。餽飮滿席。其所謂高裝碟子者。面鋪食品。中堆洋。糖大菜。用至十餘。熱吃又復間上。更有燒煮之味。麩粉之珍。如。其不盡精工。則暴殄固爲無謂。即使烹調悉善。在賓朋豈能徧。嘗。本部院以爲此風。創自各衙門。而紳士庶民。遂相效法。不知。官場已屬套習。居家更非所宜。孔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朱

柏廬先生家訓云。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奢當示儉。此其最易改者。憶陳文恭公在吳。與同官紳士有五簋約。知交小集。頗可遵循。此後本部院倡率同僚。均用五簋。設有大賓客。及喜慶等事。亦不得過八簋。惜有用之財。以畱不盡之福。想省垣無不樂從也。

一師巫宜屏絕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人能習勞戒逸。自然卻病延年。其有稟賦羸弱。四時感冒。但須擇醫調治。否則竟不服藥。亦得中醫。蓋為客感所乘。不過行徧六經。以及客氣解散。自能痊愈。何以蘇城治病。輒有不事醫藥。一意妄信師巫。本部院初莅三吳。聞得疾病之家。有看香畫水。叫喜茶筵情事。城廂內外。師公師娘。不下數十百家。原其初。總由邪鬼所附。不由自主。迨其後。則因邪入邪。而狡黠之徒。遂藉此漁利營私。詐僞百出。遇

人來請看病。千般蠱惑。百計牢籠。病者不知墮其幻術。或聽燒香拜懺。或聽借壽關亡。幸而獲痊。酬謝之資。視其家道貧富。已無定數。甚至捏稱前生冤孽。以及神靈欲其捨生。則更化疏燒香。多生枝節。種種妄為。殊為可笑。夫有病祈禳。例所不禁。乃初不知自問自心。改過向善。而但信此輩說冤說鬼。致羅雀掘鼠。奉若神明。昏愚顛倒。可恨可憐。本部院前以淫祠惑眾。大為民害。上冬奏毀上方山五通淫祠。欽奏諭旨嘉獎。現已拆毀。不留片瓦寸椽。是皆平日無知愚民所由起。爾等軍民。試觀邪鬼邪神。何能作祟於堯舜之世。其從前因此受驚恐耗錢財之家。思之豈不爽然自失乎。假使當時不為所騙。窮民小戶。畱得餘資。豈不免得揭債變產乎。可見總由自無主見。以致引鬼入門。現今各弊俱已驅除。尤願我民各以務正為心。切勿再

萌故習鬼魅豈能醫疾病。師巫祇白耗銀錢。况例有明條。書符咒水之罪。比照邪術。惑人絞律。僅減一等。其吞服符水之人。卽屬爲從。又何苦於病耗之餘。甘心問罪。此事婦人最易被惑。罪坐夫男。其未嫁者。責在父兄。凡我軍民。切宜互相訓誡。毋使絕跡之後。再有蔓延。是爲至要。

一廟宇宜清肅也。定例寺觀庵院。除先年額設外。本無者不許創建。原有者不許增置。又現在應付火居等項。僧道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違者照律辦理。蓋緣不耕不業之僧道。平時衣食皆取於民。又豈可聽其勦建。以耗民財。任其簪剃。民間戶口律例。最有深意。乃吳中習俗。則專事崇飾廟觀。不特勦建增置。事所恆有。且崇飾極侈。爲之彫欄畫檻。繡幙朱櫺。而更置暗門。於碧紗廚中。築密室於夾層牆內。不知將作何用。其願施者未

必家中不缺奉養。無非藉此以斂衆人之財。而僧道無知。又設爲解天餉。打躉金。贖罪捨身等等名色。競相煽惑。百偽朋興。如大街拉行錢糧木櫃。裝有車輪。鳴鑼收費。各處廟門。擅貼王侯封條。告示上用木印。竟與各衙門儀制相同。而完願禱祥。及天餉完納。降福消災。黃紙刊單。幾於無處不有。又動輒斂錢打醮。各於門口貼齋戒二字。且不論大小神佛。俱作賽會。勞民傷財。試問聰明正直之謂神。福善禍淫之謂報。若謂神者不問人所作。爲是善是惡。只就還願與否。便降禍福。是惡人還願。轉將得福。善人不還願。必將得禍。幾副紙鏤香燭。直令天理如此。倒置此。乃至愚極陋者。所不爲。而謂聰明正直之神。爲之乎。奈何有覩面目。受人愚弄。若此。至於以陰官爲陽官。尤屬駭人聽聞。不成事體。本部院念爾軍民。終歲勞苦。不能盡免飢寒。何苦再多

耗費。即使富戶樂施好善。只問六親鄉黨。可能賙給無遺。自必恍然於親親仁民。次序不容紊亂。是以曾經剴切出示禁約。皆爲爾等節省起見。自此以後。我軍民切勿以辛苦之資。浪擲空虛之地。不但民德可期歸厚。而各處庵堂寺觀。從此肅清。亦不致滋生事端。貽害方外也。

一游觀毋縱恣也。虎阜靈巖名山勝景。春秋佳日。何礙清游。卽城廂內外園林。未嘗不可騁懷娛目。獨可恨者。浪游子弟。以流覽爲名。借觀婦女。山僧園主。設局斂錢。每至花時。又有狡猾棍徒。租賃園亭。刷印小票。招集青樓妓女。爲羣芳會。吹彈雜耍。悉聚園中。良賤不分。男女混雜。少年子女。耳聞目見。蕩志傾心。因而畫舫燈船。龍舟賽會。四時八節。各自追蹤。而且淫詞列於市肆。淫繪售於山塘。淫齣演於戲園。蕩檢踰閑。無所不至。又有一等

輕薄文人。每游覽山水。必借少年僧道。名曰風雅。實類挾優而隱僻。尼庵藏姦局賭。被其累者。雖父兄管束。亦不及知。夫人敦不有羞惡之心。乃其流弊至於此極。爲害風俗。何忍詳言。本部院前已。奏明嚴禁淫畫淫書。并不許婦女入廟燒香。及開設花茶館。犯者必應懲辦。自今各處園亭。不得開放。一應崑徽戲班。只許演唱忠孝節義故事。如有將水滸金瓶梅來福山歌等項。姦盜之齣。在園演唱者。地方官立將班頭。并開戲園之人。嚴拏治罪。仍追行。頭變價充公。其各處茶館。彈唱文詞。亦毋許男女雜坐。鬧至深更。凡我軍民。須知游熙。曝之天。不得有越禮犯分之事。湖山花鳥。常此清妍。自愛之人。諒必樂聞斯語耳。一本業宜專務也。古時無田不能得食。有恆產始有恆心。今人餬口。豈止一端。有恆心卽是恆產。蘇城種佃而外。百工技藝。商賈

質遷何事不可謀生。故論者以省城爲寸金地。然而業精於勤。荒於嬉。魯敬姜云。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更見一勞一逸。人心之善惡。因之卽家業之興敗。亦因之。今吳民果皆勞而不逸乎。勤而不嬉乎。蠶桑遍野。誰肯纒絲。木棉盈塍。誰肯績布。大街小巷。茶館酒食。鋪店居多。其作奇技淫巧者。不過博愛玩於一時。豈俱遠近所必需。日用所不可少之物。是本業絕少也。且人家無論貧富。總當男盡男職。女修女工。纔能家道日興。蘇城婦女。亦不皆懶惰之人。而中饋不可。婦功不飭者。比比皆是。惟其白昧甘苦。罔知物力艱難。於是衣必求鮮。食必求美。早眠晏起。伏樂游觀。彼支持門戶之人。日進分文。那堪消耗。家庭詬誶。債客紛呶。未嘗不由於此。他如開館授徒之士。嚮卜星相者流。皆恃所業以爲營生。若俱舍業而

嬉。則誤人子弟。傷人性命。亂人從違。名爲餬口。有資實則孟子所謂毀瓦畫墁以求食。誰其與之。至於妄願難償。詐術紛起。則更拔本塞源矣。安怪失業閑民。填衢塞路耶。本部院撫綏斯土。不能使通省軍民豐衣足食。各得其所。而鞠人謀人之念。無日去懷。旣知受病之由。自應對證發藥。爲此苦口相勸。爾等軍民如能悉心仰體。其向來勤儉者。固當益加勉勵。傳之子孫。其素常偷惰者。應知衣食維艱。必須一家之人。同心操作。不事浮靡。而後有求必獲。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蘇城之地。大物博。各能明動。晦休。盡心竭力。而趨正道。四民之業。日精。百產之源。日聚。豐亨樂利。比戶可封。豈不休哉。

以上八條。何能該括。蘇省風俗。蓋就本部院耳目所及。擇其最爲昭著。最易施行者。揭示大概。我士庶軍民人等。當知本部院

非以刑民峻法強爲之驅亦非以理學迂談曲爲之解無非欲爾等黜浮踐實返樸還醇盡心知手足之長以遂其仰事俯育之願爾等其敬聽之爾等其慎思之爾等其身體而力行之勿負諄諄誥誡之至意

身世十二戒

開原劉德新裕公著

卷十六之一

人之所重者身身之所處者世六尺之軀塊然於天地間位置果於何等是非加意防閑兢兢自守鮮有不失足深坑流爲小人之歸者人獸鬪頭祇爭一念白圭之玷可不凜歟述身世十二戒

原序

余愚朴無似總角時入家塾聞先生長者訓經書義輒於聖賢大道理慨然有觸於心常述以語人人靳子曰子將爲道學先生耶余曰道學不可爲孰是可爲者比及成童少知自好不爲跡弛無賴之行歲庚戌余年二十有四初筮仕來豫雖少不更事無益於衛水伍山間而此心猶凜凜如昨聽政暇曾擷古今格言數十項彙而題之曰贈言業已投梓爲同人之獻矣因而思朋友且有規

勸之義豈於所親愛之子若弟而反無一言爲誨耶。爰錄事之可
戒者十有二。各爲之論。其論以是非可否言者十之三。以禍福利
害言者十之七。蓋是非可否之談平而難入。而禍福利害之說警
而易從。予爲子若弟誨。故不禁痛切諄復言之如此。且以見余之
立論。乃要諸人情。世事之所必至。不但襲道學義理之成語也。
一戒妄念

海鳥有信天翁者。拙而不能攫魚以食。但待食他鳥啖啄之餘。
夫他鳥之啖啄者。日所餘幾何。而乃待以爲命。吾爲信天翁懼
矣。然卒不聞海上有餓死之信天翁。何也。君子曰。觀此可以悟
處境法焉。貴賤貧富死生。有司其權者曰天。天不可以人爲也。
有定其分者曰命。命不可以力競也。吾順吾天。吾安吾命。知止
知足之間。自有不殆不辱之理。豈必形逐逐意營營。以與天較

與命衡。而卒無如此天與命何哉。夫實地莫負於見在。懸思莫
牽於將來。見在者可據之地也。未來者難知之鄉也。諸快樂之
觀。從實地出也。諸苦惱之况。從懸思成也。衣不過被體已耳。雖
目前之鶉衣縕袍。亦自若也。奚必爲他年謀千金之裘。食不過
充腹已耳。雖目前之簞食瓢飲。亦自樂也。奚必爲他年計萬錢
之奉。居不過容膝已耳。雖目前之蓬戶甕牖。亦自安也。奚必爲
他年籌千萬間之厦。古人有言曰。非無足財也。心不足也。非無
安居也。心不安也。夫有可足之財。而心不足。有可安之居。而心
不安。舍可據之地。而問難知之鄉。棄快樂之觀。而耽苦惱之况。
知者固當如是耶。蓋吾人之道。德品誼。當向勝於我者思之。則
希聖齊賢。而奮勵之心自起。吾人之居處服食。當向不如我者
思之。則隨緣安分。而覬覦之念自消。苟非然者。不以不如人之

道德品誥爲恥而以勝於我之居處服食爲羨身在今日心在他年欲根不斷愁火常煎勢將多病易衰無益有損吾竊歎衡命之人終不如信天之鳥也

一戒恃才

語曰美女不病不嬌才士不狂不韻此非君子之言也美女何以病怙其美而爲柔怯可憐之狀故病也才士何以狂逞其才而爲宕軼不羈之行故狂也此豈貞女正人之所爲而世乃以是爲詡詡哉美女而有幽閨貞靜之儀乃以全其美也才士而有沉潛淵默之氣乃以成其才也吾於世之所稱爲才者不能無議焉夫才之實不易言也才之名不易副也古大賢聖如虞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乃以才目之而今人豈有其千百之一二耶而何以言才耶卽曰以一才一藝論也則是如財賦如兵

戎如禮樂如刑名凡人之語乎是者皆才也而世之論才者又不以是蓋不過以文章之一事言耳夫持三寸管以摛紙上之空言亦何益於天下事而乃以是爲才且自恃耶且其以是文章之才自恃者又未必真有是文章之才也爲制藝者少知屬比偶卽自負曰吾茅歸矣吾王瞿矣爲古文者少知工鋪敘卽自負曰吾韓歐矣吾秦漢矣爲近體古風者少知斲青白別仄平卽自負曰吾李杜矣吾陶謝矣好大言沽虛譽此近世之通病也吾聞之司馬光與人不言政事而言文章歐陽修與人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夫有其才者且不矜而乃無是才以妄自炫耶里婦效西施之顰而自曰美女鯁生學子建之步而自曰才士吾恐不足當旁觀者之粲然一笑也

一戒挾勢

有喻以勢之可恃者曰。熾火風上以燒。風下之草。莫之能返也。投石山巔。以擊山底之人。莫之能拒也。予卽以勢之不可恃者。喻曰。仆於平壤者。不必盡折足也。若躡高山之脊。則糜矣。蹶於行潦者。不必盡濡首也。若墜大河之流。則沒矣。嗚呼。世之名家。貴胄。高爵。巨官。其席祖父閥閱之勢。以及據一己赫奕之勢者。皆躡履高山之脊。而蕩舟大河之流也。吾謂其當兢兢然。履登高臨深之懼。而以寵榮爲驚。以盛滿爲戒。爲求無至於山之躡。河之墜。而懼彼糜骨沒身之禍。亦云幸矣。况乃乘順風。負山之便。而遂欲甘心於一日。矜已凌人。肆毛鷲之威。報睚眦之怨。以爲此。熾火投石之行耶。吾恐器滿則覆。碁累則傾。其以之。熾人者。終以自焚也。以之。投人者。終以自擊也。請以古人論。李勣曰。吾見房杜。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孫。顛覆殆盡。然則祖父閥閱之勢。其可恃耶。主父偃爲武帝所寵。公卿畏其口。賂遺至千金。或謂其太橫。偃不悛。後竟以事族。然則一己赫奕之勢。其可恃耶。夫祖父之勢。不可恃。一己之勢。不可恃。而世之人。乃更有要公卿通賓客。依城託社。援他人之勢。以恐嚇陵轢其鄉里之人。如所謂狐假虎威者。抑又何爲哉。

一戒怙富

洪範之次五福也。二曰富。其次六極也。四曰貧。貧者富之反也。今必執向子富不如貧之說爲言。無乃論之不近人情。而於經訓有悖耶。雖然。富亦何過。顧所以處富者何如耳。富而能散。爲上。能保。次之。最下則怙其富。疏廣曰。富者衆之怨也。夫彼此同。問問各家其家。各事其事。何嫌何疑。顧獨有怨於富者。則何耶。是有由。有無不均。多寡相耀。苟非守貧守道之君子。鮮不生一

豔慕心生一慚媿心。而且心羨其盛者。反口刺其非。恥我之不足者。遂忌人之有餘。此恒人必至之情也。爲富者當此之際。苟上之不能慕。卜式馬援之義。輸粟分財。以佐國家之急。以調鄉族之艱。次又不能制節謹度。絕其僭心。革其奢習。以求免於罪戾。而顧憑財賄爲氣勢。虎耽狼顧。恣爲兼并。武斷不法之行。以陵鑠其內外親疎之人。夫如是。則衆之怨者。不將更結爲仇耶。揆其猖狂自恃之意。豈不曰權貴可以苞苴請也。官長可以賄賂通也。罪犯可以金粟贖也。縱無禮於若若。將奈我何。嗚呼。以是而言。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誠如陶朱公所述矣。然試問朱公殺人之中男。何以卒不赦於楚。而其兄竟以喪歸耶。

戒驕傲

予嘗讀易至謙卦而有感也。易之爲卦六十有四。其吉凶悔吝

錯見於六爻者。比比是也。獨謙則六爻皆吉。焉謙之時。義誠大矣哉。夫知謙之吉。則反乎謙之悔吝。凶可無問也。世之人昧於此義。乃故存一自先自上之心。而發之以不肯後人。不肯下人之氣。而恣睢睚眦之態。出焉。此其爲類有二。一則以勢自雄。謂人既在吾後。吾自宜先之。人既在吾下。吾自宜上之。此所謂富貴者驕人。以尊傲卑者也。一則以才自命。謂我雖在彼後。而有所以先之者。我雖在彼下。而有所以上之者。此所謂貧賤者驕人。以卑傲尊者也。吾以爲是二者皆過也。以勢自雄。此非善居其勢者也。以才自命。此亦非善用其才者也。吾且不述三代以後之爲驕傲敗者。而述三代以前之爲驕傲敗者。今之人孰不知丹朱爲不肖子耶。孰不知鯀爲凶人耶。然亦知丹朱與鯀之所以爲不肖子爲凶人耶。堯咨若時。而放齊以朱對。咨俾乂而

四岳以鯀對是朱與鯀之在當日必皆具有絕人之才爲衆所推許者也。然朱終以罪訟不獲嗣位而鯀終以方命圯族績用弗成見殛遂得不肖子凶人之名使後世傳之幾不知其爲何如惡劣人然則驕傲之爲害一至是耶噫謙受益滿招損此不易之理也人奈何甘受其損而不自求其益也。

戒殘刻

吾讀班氏酷吏傳於他人不爲齒而竊喟然歎惜於嚴延年也。昌邑之變延年抗疏謂擅廢立無人臣禮君子避之以爲烈比夷齊且考其生平亦廉正無私是延年固漢臣中之不多見者乃以疾惡太嚴過行殺戮竟被禍如其母氏之言而史氏遂以之與宥成尹賞輩同類並譏萬世播惡聲焉則甚矣殘刻之行爲能殺人身而敗人名也間嘗推原其故蓋天地以生萬物爲

心人之仁慈好生者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福人之殘刻好殺者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禍以好生得生以好殺招殺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亦何惜乎延年之身名俱喪耶或者曰信如是則世之爲官吏者將必出重囚翻大獄以行所爲陰德事而因覲於駟馬三公之報耶子曰非是之謂也法不可以不守也情亦不可以不原也彼有可殺之道而吾必生之是謂縱有罪彼有可生之道而吾必殺之是謂賊不辜然則賊不辜不甚於釋有罪耶善乎歐陽氏之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真仁人心也然吾以爲欲制殘刻之行於當官當養仁慈之心於平日何則屠之門無仁人豈其性固然習使之也古之人於無故而伐一木殺一獸擬之曰不孝斯蓋絕其忍心之萌而以成其不忍人之德也歟。

一戒放蕩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儒者猶病其言。以為觀人則可。自律則非。蓋聖賢之道。慎小謹微。以求寡過。雖一舉足一啟口。亦不敢輕且易。而謂何事可蕩軼於禮法之外耶。不謂世之恣縱者。匪惟小有出入。抑且大閑罔顧焉。厥為繩尺所拘。就習夫猖狂不羈之行。往往曰。禮非為吾輩設也。吾遊方之外也。揆其意。豈不以昔之七賢八達輩為口實耶。然亦思此七賢八達輩為何如人耶。雖其中不無因世之變。有託而逃為混迹塵埃。以自匿者。而要其越閑敗檢。得罪名教者。固比比矣。或以廢君臣之義。或以絕母子之恩。或以潰男女之防。而且詡詡然相推曰。此賢也。達也。因之一倡萬和。而天下之風俗由是壞。而天下之紀綱由是隳。晉室敗亡之禍。實出於此。君子深痛其禍。而

究其為厲之階。謂其罪浮於桀紂。而願可真是為賢。且達耶。或曰。晉人既不可學。則必師宋人矣。清談之放。道學之迂。一聞耳。放差能樂。迂徒自苦。亦何必舍此取彼為。子曰。苦樂固別。福禍亦殊。禮者古所制也。法者今所守也。爾棄禮。不懼敗矩度。爾蔑法。不懼罹罪辜。耶。楚子將出師。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蔓日。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楚子果卒於師。夫蕩於心。為死亡之兆。則蕩於身者。又當何如也。然則儒者主敬之學。固養心之道。而實保身之道也歟。

一戒豪華

語云。德過百人曰豪。是豪之為名。以德稱也。又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華之為義。亦以德著也。洵如是。亦何惡於豪華。而為之戒哉。而不知此古人性分之謂。非今人勢分之謂也。今人所

矜爲豪多在駕高車驅駟馬。意氣揚揚自得之間。而所艷爲華亦不過崇輪奐美裘裳。以照耀於閭閻市井中已耳。此非范質所譏爲縱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者耶。吾且不論此虎皮羊質。玉外珉中。見譏於有道長者。而竊爲若人瞿瞿有禍福之懼焉。何以見其然也。人心好勝。天地忌盈。豪過則滅。華甚則竭。此必至之勢也。不思古人宮成缺隅。衣成缺袵之義耶。試取從來之最豪華者論富。莫過於石季倫。李贊皇。季倫以人臣與貴戚鬪富。雖以天子佐助之。猶爲之誚。贊皇飲食珠玉之奉。過於王者。然一則爲孫秀所收。一則有嶺南之竄。卒不克以免其身焉。豈非其暴殄之行。有干天道故耶。夫以季倫之文章贊皇之勲業。猶且至是。况在區區輩耶。諸葛武侯云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吾於其言有感。

戒輕薄

嘗讀蘇子瞻傳有云嬉戲笑罵皆成文章。在作傳者蓋以是爲之稱也。而不知其一生受禍之本。正坐此。何則。蘇子以雄視百代之才。不能沉潛靜默以養成其遠大之器。顧以筆墨爲玩弄。當時之人。撫拾其九泉蟄龍之辭。而必寘之死地。安知非受其侮辱者。而假此以爲報復耶。此亦不厚重之禍也。予卽以是類著之。爲世之輕薄子誠焉。雖輕薄之事。予亦不能觀舉而所最忌者三。一則勿以己之少慢人之老也。無論近父近兄。禮宜尙齒。卽以人生百年計之。自少至老。且暮事耳。今日紅顏之子。不卽他日白頭之翁耶。况壽夭不齊。安知不老者猶存。而少者或沒耶。楊億少入禁掖。每侮其同官之老者。一人曰老終留與君。一人曰莫與他免爲人侮。楊後未艾而卒。此以少慢老輕薄之

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己之長晒人之短也。天下事吾所知能者不勝所不知不能者。顧於人所不知不能者晒之曷亦自反而計吾所知能者幾何耶。温庭筠謁時相相詢以故實温曰事出南華非僻也。冀相公變理之暇姑宜稽古。時相薄其人而惡之温卒不獲一第。此以長晒短輕薄之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己之全笑人之缺也。大凡形體不全之人其諱護為最重。我故為玩其所不足以中其所忌。鮮有不深激其怒者。卻克與魯衛諸臣使於齊其形各有所缺。齊以其類為迎且令婦人幃觀之。克大怒誓以必報。後卒有鞏之師。此以全笑缺輕薄之可戒者也。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於輕薄之行不思過半哉。

一戒酗酒

傳有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吾即以酒猶兵也不弭將自殺

吾今戒若以勿崇於飲但襲取前人之言曰內喪若德外喪若儀云云也。若或德儀之不恤將有迂吾言而衰然笑者吾且不為若德計若儀計而為若性命計。若當羣然舉白鯨吸自豪豈不日吾求一醉之為快也。而不知醉中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若之量為酒所勝頽然而倒不知天之高地之厚非夢如夢非死如死吁危矣。迨至夢幸得覺死幸得蘇而宿醒所苦嘔心吐肝輒為作數日惡。夫吾人之身寒暑燥濕之不克當者寧堪經此摧折耶。即若之量不為酒所勝而不能不為酒所使。酒勝則氣龕氣龕則膽壯喜而狂呼大笑已可醜也。况一有所觸怫然而怒非言可勸非力可排因而罵座行毆杯盤之地頓成戈矛之場。其以之得亡身喪家之慘者蓋比比也。是知酒弱者禍遲酒強者禍速。然遲速皆禍也。弱與強皆無一可者也。嗚呼人之酒

於酒者縱不恤若儀獨不恤若性命耶

一戒賭博

事之有益於人者。雖古凶人之所遺。吾亦有取焉。若鯨之城。桀之瓦。是也。事之無益於人者。雖古聖人之所遺。吾亦無取焉。如堯之奕。老之擲。蒲是也。夫以無益而不取。况乎其有害耶。舊事相沿。新機遞創。浸假而有擲骰打葉之戲。浸假而有混江馬弔之名。且昔人以之適性情者。今人以之規財賄而賭博之事紛出焉。予嘗曰。小人而賭博。盜之媒也。君子而賭博。貪之圃也。曷言之。夫賭博以求利。斷未有能得利者。勝者什之一。負者什之九。此所謂乞頭而外。無賭錢一輸之方也。乃負矣而必求一勝。再負矣而又必求一勝。再三再四之不已。卒之有負無勝。則吾賞以罄。吾債以積。而吾心益以熱。則凡苟可以得財賄者。將何

所不至哉。吾故曰。此盜之媒。貪之圃也。而世之人或有甚吾言者。曰。吾輩之爲此也。雖不無金錢之注。然豈真以規財賄耶。不過爲適性情故耳。縱百萬一擲。曾無芥蒂於胸中。而乃一以爲盜媒。一以爲貪圃。且君子與小人同譏耶。而不知更不然。事不可以或廢也。時不可以或失也。孔子之賢博奕。所以甚言不用心之不可耳。豈真以爲賢耶。以可用之心。而用之不可用之物。則誤用之心。與不用正相等。况身列士大夫之林。而可爲此牧豎小人之事耶。而且心術以此壞焉。何也。覬覦之念。一動則必弄機關。而且體貌以此褻焉。何也。計較之心。太明則必起爭競。而且身命以此輕焉。何也。勝負之情。正切則必忘飲食。廢寢眠。以是而言。非所謂不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耶。夫不爲其有益而無害者。而爲其無益而有害者。適足以見其人之愚。而自貽伊

一戒宿娼
厥也噫

世之蕩軼子。出入於狎邪青樓中。而以風流自命。或有繩尺之士。過而譏之。彼且曰。吾不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自覺賢於尾生。相如遠矣。尋常以金錢買歌笑。於陰隲何損。於名教何傷。而乃過爲律耶。予曰。是大不然。夫語以可否。而不悟者。語以利害。未有不悟者也。若亦知夫倚門跼屣者之爲何如人耶。凡人之大無恥者。必其大無情者也。彼以一人身爲千萬人傳妻之身。朝送秦人。暮迎越客。其以前日陪歡於人者。今日陪歡於我。卽知其以今日結愛於我者。異日更結愛於人也。彼爲假情之娛。我爲真情之認。我作有情之癡。彼作無情之黠。吁。亦愚矣。况且以是蕩吾貲。敗吾名。禍吾身。夫人之擁有厚貲者。豈無自而來。

是非祖父積累之所貽。必吾身筋力之所致也。而顧蕩諸有情無情之場。是何異取篋中金。而擲之於水耶。且使爲此狂夫浪子之行。而無貽辱於父母也。無貽譏於鄉黨也。或無害。有此行。乃父母惡之矣。鄉黨賤之矣。亦何苦而出於此耶。更慮者。鉛華香膩之地。實垢污凝漬之鄉也。中其穢濁。卽成惡疾。已成惡疾。便爲廢人。斧斤酖毒之禍。未必烈如此。人生實難。而顧可自促其死哉。嗟乎。人之出入於狎邪青樓中者。聞吾言。亦可以猛然省矣。

氣犯人在板上晝夜坐臥或病時便溺或病斃後將板洗刷穢水洗下日積月累其板下塵灰堆積污穢之氣已不堪聞雖曰在板面打掃潔淨焚燒蒼朮諸香亦無益也至於春夏以及交秋時而潮濕時而悶熱氣候不定因此傳染疫症有之且押候之犯其中或受刑不輕或米飯不繼憂懼焦思尤易生病處積穢之地受鬱蒸之氣其生病速死之由大率類此况犯人終日坐臥板上亦易得脚腫之病是以病故之犯多面黃脚腫亦未始非地板鋪滿脚不得舒之故也窃思人命最重既非命盜大案果能時常清釐訊結開釋不致久押固爲上策奈其中有刁徒妄控或訟棍挑唆非一訊所能結必須傳齊証佐始克定案至賊案之誣扳牽連更不能免於是押候之犯遲之又久既不犯死罪而並可無枷杖之罪者亦復不少乃因羈所污穢竟至病斃於此實堪慘傷凡羈所地

板釘呆者必須改作大塊活板所費無多而保全人命不少茲特將改作章程附後

一先將舊時穢泥挑去一層另換新土上面鋪回青磚一層後用木椿釘實做成橫架於上上鋪床板三塊每塊寬約二尺零以橫可睡人爲度離地高一尺許一室之內三面鑲成大塊床板中留空地犯人坐則可以垂足起則可以行走如是則床之下空透氣板下每日可以打掃潔淨卽無穢氣薰蒸此全在經管羈所者監督看役爲之

一間有犯人患病竟至病故其便溺穢臭之氣床板已係活動儘可將活板取出外間洗淨再行搬進仍舊鋪好可也

一如房屋十分窄小約看地方開窗通氣雖不能中留空地亦可改用活板或房屋低矮離地五六寸均可惟須飭令看役於三

二日內將板取起打掃一次務要潔淨或留空一邊亦可。
一設有穢氣未除須多脩艾繩或蒼朮時時焚薰庶可驅邪辟穢。
責成看役照顧。

道光十二年有人在海康縣行之一年後據看役云往年病斃者頗多自改此活板今歲病斃不能保者一人而已電白縣於十九年行起至二十六年歷數年之久亦僅病斃不能取保者十人至死生有命之說有富貴壽考之人或大惡人方可言命其他芸芸之衆乃世間可有可無之人即其命亦是可生可死之命援之則生置之則死於是亦可見矣凡公門中可行方便之事不一而足特患人不肯行耳即此羈所改活板一節洵爲良法一日改則行之百年爲補救之方一處行則推之各處皆可取法果如是所以保全人命實難以數計上天有好生之德

爲民上者豈有不樂善行仁忍其死而不救之理是皆職司其事未得其方所謂欲救無術行之不力習焉不察之故耳願亟爲改作幸甚。

附羈所流弊四則

凡羈所看役所報病呈一二日內即死者務將看役責處方不致漫不經心倘該役早數日稟報即可早數日撥醫調治。係病重即可交保領去。然此爲實心任事者而言每見看役稟報幕中照稟一批撥醫調治四字而已再稟病重不過批多加緊二字均屬紙上空談全無實濟並無醫藥安得不死。
羈所人犯本無不准薙髮之例每見各處多蓬首長髮宜令每月薙頭一次天熱則月薙頭兩次是亦免除患病之法惟每屆薙頭時須經管羈所之人親自督同看役查明薙髮者只准帶進薙刀

一把。此亦格外謹慎之道。

犯人初進羈所。看役必以三數日後。無人顧送。始敢稟請發給口糧。但犯人初到訊問。或已受刑。或遠來數十里。其人已困乏痛苦。再受飢餓。數日後始給口糧。其因此受病者有之。應以初到之人。犯查無口糧。隨即酌發。俟有人顧送。再行住給。其間或本有人顧送。初到時有不敢送與不及送者。須隨時酌量給之。冬間賞給棉衣。宜早數日。勿夜間。僅能蓋及上身。諺云。病從腳根起。人腳不煖。不睡。因此凍而生病斃者亦復不少。宜賞舊棉絮數張。二項所費無多。而濟人不少。保全人命。全在口糧棉衣。最為緊要。各處間有署內煮粥給食。最為便當。經管之人。須隨時留心。添人增粥。切不可人多粥薄。以致餓斃。若不隨時留心。雖係無心作孽。孽正不小。且派管羈所。尤須老成人。分給門上月賺股子。庶不致為家計衣食所迫。致生他念。

凡羈所賊犯。最易久押。以為賊犯不甚緊要。多漫置之。即病故亦視為尋常之事。但此中冤屈者不可勝數。緣賊犯仇扳誣供。捕役亦藉此多弄差錢。俗語所云。開花是也。其中係小鄉村無紳耆可保者居多。及至到案。賊口硬證。以至受刑久押。不知凡幾。因而押斃者亦復不少。最為可憫。蓋賊案之供。難以取信。實有所見。前嘉慶二十三年。王少溪明府任西甯時。衣箱內裝滿貴重皮衣。并儲有千金。僅失去箱內當中所放衣服四件。其指為家內人所偷。萬無疑議。及破案。乃在羅定州售贓時查出。係積匪猾賊軍犯某所偷。又道光六年。羅後軒明府任新安時。倉內住有裁縫某被竊。獲到行跡可疑者二人。因此訊供。竟供認入室行竊情形如繪。即立正其罪。似無冤枉之理。後來破案。乃遠在省城丹桂里窩藏之為陳亞六所

律一金
偷此二案所親見者如此。其民間誣扳捕役混拏之賊。可遽信乎。遇初犯。賍輕之賊。及情有可原之人。或被久羈者。隨時從寬保釋。是亦仁人之用心也。又武營所拏之賊。尤不可信。沿海地方。營弁一有拏獲。無論虛實。卽行冒昧通稟。各大憲。但此等並不緊要。儘可由縣訊明虛實。隨時分別取保究辦。奉到 大憲文行據實稟覆。並無駁詰。歷辦有成。案可據。

各屬羈所。間有設立脚閘者。曾經於電白海康二處撤除。其脚閘孔眼。已經脚汗漬透。油滑。擯之於地。臭蟲如蟻。不知若干人受此苦矣。竊計人犯上此脚閘。坐起不能。兩足伸縮不能。其受苦情形。實爲可憐。况所上之人。果係應得軍流徒者。尙爲罪所應得。有此脚閘。恐無枷杖之罪者。亦所不免。其弊不可勝言。卽如道光初年。平遠縣火燒羈所。燒斃人犯十數名。官發軍臺。卽係脚閘。開除不

及所致。但從前撤去。電白海康兩處羈所脚閘。看管之人。大以爲不便。出言阻撓。謂要犯無此脚閘。一有疎虞。大爲干係云云。當曉以現今羈所。卽班館之更名。嘉慶年間。百中丞奏。叅南番兩首縣班館。押斃多命。均獲重譴。嗣後各州縣。年終具結。並無私設班館。是羈所尙係從權私設。而烏可用獄中脚閘之刑具耶。若謂要犯無此脚閘。恐致疎虞。可打如各州縣解犯人船上所用鐵脚盤三兩個。並脚鐐五六副。遇有要犯上之。卽可無慮疎虞。此物可以起坐。不致如脚閘起坐不能之苦也。

禁私押榜示 丁中丞通飭札

爲奉文曉示。以杜私押事。照得本縣審理案件。隨到隨審。隨審隨結。惟案內設有訊供未確。或証佐未齊。不得不管押待質。無如差役舞弊不一。或提到而匿不稟明。或訊釋而私押索費。甚至以扭

交指交為各原告串差私自管押。隨後具稟以為欺懦之計。此等弊竇相習成風。茲本縣奉札嚴禁。合行牌示。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此後管押人証。本縣當堂交保開釋。必親自註明日期。該差不得私行收押。如有示內無名。及已經交保開釋者。該差或仍行私押。准該家屬指明喊稟。以便查究。特示。

詞訟項下

捕役項下

某某

某某

同治六年九月

日示

此事近令第一善政懲儆刁風。保全良懦。造福實為無量。洵可推行照辦。

不費錢功德條例

熊勉庵先生定

卷十六之二

佛氏以出錢作福為財施功德。為六波羅蜜之一。誠助道因緣也。然有錢者固以出錢為功德。而無錢者則出心出力。隨在可以種福。即隨在可以立功。惟在有心人處處留心耳。述不費錢功德條例。

官長 能信心積累必世為官長

訓勵風俗 勸課農桑 酌立義學 重懲賭博 嚴處盜賊

矜原錯誤 保全善類 打掃監舖 軫恤獄囚 誣告必嚴 清訟原也

唆訟必懲 息訟端也 不輕發牌簽 不株累親鄰 不輕拘婦女

不輕羈監舖 不妄逞已私 不阿徇公舉 不徧聽左右

不多帶役從下鄉 不濫用重刑 如夾棍之類非凶犯強盜弗輕用 不斷離婚姻

不拆散骨肉 不輕辱斯文 考試不徇情 錢糧設法催徵

勿徒報水旱早報災傷 飢荒設法賑濟 盜賊細心盤問 呈

訴即時批發 訟案速為審結 買辦現銀足價 嚴禁衙役詐

騙 嚴禁勢豪欺壓 嚴禁私宰耕牛 不枉法壞人功名 盛

寒炎暑不輕責 隨行遠路不輕責 老幼病癘不輕責 婚娶

凶喪不輕責 不以有害地方事逢迎上官 不作驚駭耳目事

沽買名譽 事不可行者雖嚴檄必極力挽回 情有可原者雖

成案必加意矜恤 有驛站憐恤馬匹 有水道大興水利 寬

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省一事民省一事之擾 民生大利大害

在外大臣題請在內各衙門啓奏常有一言一事數百萬生靈受

其福

將帥能信心積累必開族昌後

不激邊釁 不縱兵丁生事擾民 不殺已降能善招降又不受其欺功德最大

不從險策以害生靈 不屠城 不毀墓 不濫殺脅從 不殺

良邀功 不匿戰士功績 不尅減軍糧 不淫掠婦女 不燬

穢書籍 不收馬學宮神廟 不因一時喜怒輕為進退 體恤

士卒飢寒勞苦

鄉紳能信心積累必奕世眷纓

倡率義舉 正己化俗 獎勵後學 扶持風化 嚴禁子姪倚

勢凌人 嚴禁僕從倚勢生事 有利地方事盡心告白官長

有害地方事極力挽回上官 民間冤抑公行表白 鄉里結釁

公道紛解 不說昧心人情 不以喜怒作威福 不強買人產

業 不苛刻細丁 不傲慢貧賤宗親 表揚節孝 保護善良

主持公論 戒人忤逆 止演淫戲 勸人重義輕利 抑強

扶弱 不壓良為賤 奴婢婚配及時

得一錄

卷二 不費錢功德

士人能信心積累必金榜題名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

以名節立身 以忠孝訓俗 敬奉聖賢典籍 盡心啟發生徒

不犯色戒文人犯此必有縱才必不發且損壽 敬惜字帑 謹脩言行 誨

門人文行並重 無故不曠課 不鄙薄人為不屑教 不談人

閨闈 不發人陰私 不書寫詞狀 不作昧心干證 不恃衣

頂呈人 不恃負才高輕慢同學 不作淫詞艷曲 不廢散人書

籍 遇上智講性理學 見愚人說因果書 勸止人不孝 不

睦諸事 引導人敬宗睦族 編輯利濟為善書 傳人保益身

命事

農家能信心積累必家業豐隆

不賤棄五穀 不耕佔無主墳墓 不盜祈墳上蔭樹 不侵奪

鄰田疆界 不私壞要道津梁 不掘斷墳墓龍脉 不阻塞水

道 糞田不害物命 完租穀不著水和糶 不縱六畜踐人禾

苗 禽畜誤食禾苗不輕擊截 不做工懶怠荒人田畝 不以

酒飯不厚工錢短少做假生活 愛惜他人車具 犁車牛路不

圖超近踐人田禾 不於戊日犁鋤田土澆灌穢糞汚觸地祇田家

耕作最忌戊日地朴 隨處填墳墓穴洞并坍塌者此事工德最奈

子日燕於戊日不啣土 百工能信心積累必生計繁多

制器必堅實 造作不苟且草率 不妄廢人材料 不因主人

酒食淡薄生壞念 不耽延推功 不作不吉利語 不行魘魅

法 不傳播主東家常隱微 不攬哄人興造 不造磽薄假物

不輕毀成物 愛惜親用物件

商賈能信心積累必貨充財溢

不販賣假貨藥材尤忌 不高擡市價 討價不欺哄鄉愚童叟 出

入不用輕重戲秤大小升斗 不設計謀奪生意 不忌人生意

茂盛遂生讒毀 凡病人所需貨物不指勒高價 夜深買物急

需者勿以寒冷不應 典鋪能讓利息 贖當少虧無補或年月

久長諒情讓利勿使不成致恨沒絕 貧人買夏帳棉衣棉被等

哀憐讓價勿使不成 不齊行勒重價 交易公平正直藥舖最關功過

人已不幸而市藥豈可擡價虛誑尤失公平

醫家 能信心積累造福無窮每見有及身富而子孫貴顯者

體認脈理 不粗心 精研藥性 得用必詳 詳問病証 施效驗良方

不冒不能以為能 遇急病一請即行 療貧人病不責謝井

藥救治 尤大 醫婦人須遠嫌疑 不乘重病險瘡勒厚謝 不妄驚

病家 不因錢少遲滯其往 不因風雨寒暑不遠赴 不因宴

會嬉遊托辭不往 不用霸道藥速效不用緩藥遲愈取利外科尤多

此事學報最深若用假藥騙人造孽最重 不輕投金石攻剗劑 不用墮胎藥 不傳

淫方媚藥 不因錯認病症 委曲回護 不互相訕謗令病家

惶惑 認病不真實必令邀醫會議 可以步行不必舟輿費人

錢財

公門 書吏衙差之類能信心積累定有貴人提携子孫榮顯

隨事方便解和不唆人結訟 不指撥官長生事 不捺案 不

生枝節提人伺候一夫到案合戶不安 不唆盜賊扳離家 不乘危索騙

不受鸞兒賣女錢 不倚官勢凌人 不誣詐良民 不逼病

人婦女到官 稿案字眼不改輕為重 人罪不下死煞字語

不因無錢聚杖一處及杖人腿灣 不私拷賊匪 不妄拿窩家

不肯慮獄囚 牌籤票稿勿濫填姓名株累良民富戶 批回

速請發 解審速請審 水旱請官早報災傷 設法賑濟勿侵賑濟

得一錄

卷七 不費錢功德

四

多送正風俗興利除弊告示 學書門斗 聖殿及各處 時當
洒掃潔淨 有壞則請修理 常勸舉節孝德行 不輕傳劣迹
惡款

婦女能信心積累自身
福壽子貴夫榮

孝敬翁姑 和睦妯娌 凡事勸解丈夫勿欺勿慢 無子及子
遲不妬夫置妾 不凌虐婢妾 不凌虐妾生子女 前妻子女
一體看待 不暴殄衣飾 不賣使僮乖 不毒口咒罵 不言
人私情 不妒伯叔有 不笑妯娌無 不信邪巫 不入寺燒
香看戲 公姑丈夫前不般唆是非 不倚母家勢傲夫家 不
恃父母愛欺兒嫂 不怨女苛媳 潔淨厨竈 愛惜物命 穢
物穢器勿暴露日下 露厠 尤忌 恤奴婢勞苦足其衣食 並禁子
女凌虐 婢及時 妾庶不恃寵欺正挑唆讒毀

僧道能信心積累必往極樂
世界轉生為富貴之人

嚴持戒律 謹守清規 虔禮神明 參悟經懺 勿生貪嗔
勿發穢言 不窺婦女 不飲酒賭博 不浪費施主銀錢 不
苟簡神前香燭 神案整齊潔淨不以器物置其內 代人懺悔
祈禱必齋戒虔誠 不假托募化 不妬忌同類 行一切方便
事如募修壞橋窪路掩埋無主
枯骨留養過路病人等類
兵丁 能信心積累必履
險如夷出身受職
無事習武藝 有事勿退避 為地方巡緝奸匪 遇水火竊盜
爭先捕救 出師不妄殺平民 不淫人妻女 不搶擄財帛
不拆毀牆屋 及燬人宗
祠木主 不放馬踐踏禾 不斫伐墳樹 不勒
買貨物 不誣良為盜
僕婢能信心積累
必立業成家

不背主向客 不誤主委任 不倚勢生事 不傲慢主人親友

不傳說主人隱事 不以主人年幼肆欺誘貧懦生玩侮 不

搬弄是非致主人眷屬不和 不背地咒罵夫不侵柴錢物器用

大眾能信人心積累必各得福報

敬畏天地 恭敬神祇 孝養父母 友敬兄弟 睦族恤貧

矜孤憐寡 完人女節 和人骨肉 息人爭訟 雪人冤抑

傳說良方 贊成好事 禁戒宰殺 救護物命 珍重五穀

敬惜字紙 凡事吃虧 到處忍耐 化人不賭錢 醒人當局

迷 有當救者勉力必救 可從寬者勉力必寬 當欲可染不

染 不助人為非 不忘恩念怨 所欲必推 所惡勿施 勿

以善小不為 勿以惡小為之此二句略括一部

良法附纂

隨便種福

卷十六之四

佈施二字釋氏謂之慈悲吾儒謂之仁愛如來捨身喂虎割肉喂鷹聖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吾輩能乎不能乎惟隨便佈施一法簡而易行蓋饑寒人所最苦而今之沿門乞化者非為此乎每有見其來者除不憐念而反斥逐之甚且辱罵之傷哉所求幾何而遭此狼籍耶余勸仁人長者或米或食或銀或錢無論多寡隨便與之即合勺亦能濟其饑毫釐亦能周其急或當食飯飲酒之時乞者望之不知何如香美不妨出其殘羹餘瀝以充彼之腹消彼之饑至於行路之間有病者瞽者幼稚可矜衰老可憐者則量我囊中之多寡為佈施之厚薄此法甚簡便在我而不為大贊彼已十分歡喜即是慈悲之本仁愛之端成佛作祖之根基為先聖賢之道路也若以為小惠不足為是直世俗庸愚之見種福於冥冥中

行一金
盡勉而行之

買物惠貧議

買賣貿易。皆是各人生活之計。在門店之家。因有資本。坐而樂利。不必言矣。惟是本少貧人。設措微貲。肩挑步擔。遍歷街坊。忍餓奔馳。求活家口。最爲苦楚。予昔日曾撰現在功德一篇。備悉苦情。刊印遍貼。諒世人已知之矣。今議約列後。

一凡挑擔行賣之物。如日用薪米菜蔬瓜果布帛零星食用諸物。但向担上買用。不可又向店鋪中買。在我一樣出錢。而貧人自沾我之餘惠矣。

一凡歲暮。或時節前。以及初寒酷暑。久旱赤雨。尤須存濟貧之念。凡可久存之物。此時不妨多買。昔人於荒年多興工作。小則起造房屋。大則開河築堤。修橋補路。皆隨寓濟貧之義。

一凡向小本人買貨物。必須紋銀高戥。暗中要令貧人少有沾潤。

若存心刻削則大失本意矣。

一 午後或帶僕人或着子姪在於離家稍遠之處忽東忽西莫有定向見有餘剩薪蔬等物與價略高買堆存用若在自家門前買慣倘人探知予意未免羣聚叫喊爭論混鬧反致氣惱。

一 買物若見衰老幼穉以及殘病者尤須厚待。

一 買存用物之外如瓜蔬菠苳菁芹等菜倘天熱不能久貯兼之家中日用多剩豈不可惜壞爛卽送寺庵以供僧衆或與養濟以散窮丐又加施惠矣。

一 挑腳漢車夫轎夫因無貲本只靠扁担氣力掙養家口。肩上嘗挑重担若遇夏天暑熱流汗成漿比於賣菜物人尤爲苦楚其腳價戔色不可不厚與令衆歡感凡有呼喚爭來挑運豈不快哉。

歲歲濟瞽議

瞽目之人終日如在黑暗地獄中作活。天日不見。行止不便。父母妻子只聞聲而不見其面。乃世間最苦楚可憐者。若再加饑寒貧病更加難堪。予欲於每年臘月每替人各贈銀二錢以度歲暮。聊濟萬一。奈予一介寒士家無餘資。今倡首捐出銀十兩。因約同志好友二十餘人各隨意喜助銀幾兩。其有百餘金。成此善舉。但此不過予一己寒士微念。若各州縣富厚善信俱做此意。由瞽而至癱殘貧病功德不可勝紀矣。特錄事條加左

一 設局城內寺院。每年定於十二月二十日。預於十日前請雜職官示曉。遍粘各門。並鄉井。至期早晨齊集。已時給散。後來及非雙瞽者不與。

一 各善信出銀不拘幾兩幾錢。竟自各包。每封二錢。統交爲首者。

彙存不必又加另封至期公同給散

一凡有瞽而兼老病者尤須先散其瞽而少壯者不妨遲後一刻一本日為首三四人各多帶銀兩許恐一時瞽多即可補給若瞽少銀多則封存交誠實人以積異時之用

設瞽相所

古者瞽必有相俾免失所也。凡瞽而有藝能自食其力者固可自覓其相。即零丁孤苦亦有恤孤局收而教其資生之業。惟幼小及衰老無家可歸無人可依無能自謀之人少則多由父母不育而棄於道路老則總由養殮難給而流於乞丐。揆諸無告惟此為尤其無告之人有目猶可向人乞食此則乞援無路行止皆艱縱有衣食苦不得見天日有衣不能自澣有食不能自煮至無衣無食零丁孤苦衰病糾纏復何以為生哉。夫蠱蟻至微莫不貪生彼亦人類能不矜全此瞽相之所由勸設也。彼老而入養濟院者自毋庸議。即少而有父母力能養育及隨親屬之乞討者亦不必收。惟但遇實係無依無倚之人無論老少設一大院落或租賃一大廟收入其中每五人老少共住一房五房共雇倩一有目之人照料

飲食起居。量力定限。額滿停收。遇缺補入。其飲食每日兩粥。粥聽其飽。十日一飯。飯兩頓。與粥同。其少者。約逾十歲。延請能美命之人。教以自謀之資。一能自謀。則提歸另院。雖照料如常。而不復給粥。或遇雨雪。不能出營。間一給之。倘其中有不安本分者。無論老少。及另住者。立即驅出。至少女中有已同有目婚配者。即有所歸。亦不收。其無歸者。應同老婦一視同仁。而別其居曰。瞽婦院。另倩有目之老嫗。照料之。此項費用。大約以百名而計。每年需數百千文。五十名則半之。如不能常行。而行於殘冬。以一二月為率。則雖一二百名之多。亦不過花費錢一二百串。有人能為之倡。每人但出錢三五千文。約三四十人。合力舉行。則事可濟。而無目者。一冬可免呼號。且人數之多寡不定。而施惠之大小不拘。此即擔粥之變法。能更推於眾丐。其惠尤廣。好義之士。諒有同心。願亟起行之。

資送留養難民事宜

資送留養。誠為救荒要法。資送者。係散其強壯。以免聚集滋事。留養者。係留其老弱殘疾。無家可歸之人。資送本移民就粟之意。按站給錢遞送。隨到隨行。令其回籍復業。至留養必擇城外寬廠寺院。與之棲止。按日發給口糧。不准進城滋擾。其有男女同行。詢明實係一家。准其同住。餘悉別居。不許混雜。水退時。仍令回籍領贖。此江南奏定章程。行之有效者。但資送雖與留養並行。究竟留養多於資送。且資送即在留養之中。當其分派大小縣。留養之時。先須資送至留養處。迨留養後。又須資送其歸。惟遇實在年力強壯者。本籍無可棲止。或別處有親故可依。及願往各處傭趁者。專行輾轉資送。而不停留耳。其事雖屬官理。其費多係集捐。並有認名留養。按日留養者。是此法民間好義者亦可行。最苦莫如疾病老

弱若能專設收恤所給以醫藥飼以糜粥則於周濟之道尤爲周
匝矣。賑錢固便但倉卒被水之人鍋灶俱無或值冬時及零丁
者又莫如粥便惟廠須多設並宜兼行擔粥廠多則人易分領擔
粥則尤便于人如設一廠令其就近飢民分男女列坐於道而以
擔粥送其坐處按人給食食畢聽散庶免擁擠之患而同時開廠
亦無重領之弊且疾病老弱之有家者亦可就飼法有六急病者
急。饑。粥。是也。如慮米石不敷兼可用麵亦係江南奏定章程但須
臨時權量其價耳常州有粥店法減價出售荒年先查戶口豐年
不查戶口專售貧者每以冬爲期亦可仿行

置義田說

義舉而能積貲自應權其子母或以置產爲承計謂置產莫如置
屋以屋利既厚且可每月收租就用不似田租必待收成且有水
旱之憂累糧之慮追租之難眾口一詞此但就目前而論似也但
田之高下水旱誠不能免其利微佃亦多抗是以人皆苦之語云
十年高低一般收然良莠固有不齊而政令要自可制如學田四
田有官法治之則抗者亦不敢終抗今置義田自須經公經公則
同學田因田無佃抗之慮至於錢糧大災自有蠲緩其偶爾歉薄
亦不過租利微薄以豐歉併計總有幾厘之利即數百年亦不過
如此若置屋其利雖倍平時有拾掃之費有關空之虞亦未必竟
無欠租者年代愈久脩理愈費其所獲厚利已要折筭設遇坍塌
另造又須大費若費不足僅存白地其租何出是欲保其數百年
如一日恐不能也即幸而保至數百年其屋亦朽腐不堪矣何如
田之縱經水旱尚有可挽之法仍可受耕且平日既不須脩理既
逾數百年亦未必便改滄桑是田永於屋而其利率美如一未可

但就目前謂置田不如置屋。要知屋租不若田租之久也。國家正供在田。而雜稅在屋。稅無定而供無或缺。非重計系於田乎。惟救急需。或先計屋租亦可。故余舊有論田屋兼置。而以屋爲先。金多置屋。而少置田。蓋爲目前權宜起見。非久計也。總而言之。田惟慮其失利。屋且防其失本。古人義田祭田。皆是田。而非屋。其深思遠慮。當可想見。抑余更有感焉。義舉無論田屋。惟在人之義長。義如不長。雖有田屋。或不能管理。或支銷不當。流弊叢生。轉滋咎戾。亦如富家子弟。轉受有財之累。是又不獨慎於置產之先。更當思善其後也。是爲說。

債項不宜捐爲堂費說

凡邑里設堂。興諸善舉。固必待衆力以擎。力有厚薄。量力樂助。胥宜出於至誠。方有裨於善行。至於債項。儘可自行討取。何必捐堂。蓋或因欠戶消乏。無力償還。或因事遠年淹。索之不償。慮鳴官而不究。遂以助善爲名。冀假義行爲洩忿地。善堂司事不察。徃徃墮其術中。轉致善堂受擾累之名。常郡紳士有鑒於此。遇以債項作捐項者。槩卻不受。並請示嚴禁。經前撫林文忠公札飭。凡有善堂捐款。總須現錢交堂。不得以遠年爛債混捐。取巧等語。有案可稽。竊思善須根心。行可量力。善念一動。即便勇爲。稍一遲回。即惜財矣。倘以難索之債。而居市義之名。是作僞也。根心行善者。當不出此。古有焚券市義者。倘效法行之。即大善也。是爲說。

世之最苦者莫如貧病而貧病又莫如鄉村之苦為甚緣鄉人艱
於財而儉於用即有病亦未肯遽就醫且知醫者鮮即有稍涉醫
道者亦在集場其離集場較遠之家欲就醫憚於行欲請醫更乏
費是以窮鄉非病至沉重不作延醫之想迨醫至而病已無可救
藥若欲易醫尤為難得而且集場藥店藥多不全非桃僵李代即
霉爛不堪方既不對其症藥又不能道地精製縱延醫較早亦無
濟於事况以沉疴而欲冀其一劑即奏奇功豈可得乎雖人命在
天而補救究在人事似此豈可謂人事已盡乎苟思及此能無惻
然宜於天災流行之時請倩醫士隨帶咀片沿鄉送診送藥並約
畧攜帶引藥之物不必設廠廠費既繁且與集場之開藥店掛醫
牌無甚區別縱醫藥俱全而不取利究不能恤其路遠及零丁病

世之最苦者莫如貧病而貧病又莫如鄉村之苦為甚緣鄉人艱
於財而儉於用即有病亦未肯遽就醫且知醫者鮮即有稍涉醫
道者亦在集場其離集場較遠之家欲就醫憚於行欲請醫更乏
費是以窮鄉非病至沉重不作延醫之想迨醫至而病已無可救
藥若欲易醫尤為難得而且集場藥店藥多不全非桃僵李代即
霉爛不堪方既不對其症藥又不能道地精製縱延醫較早亦無
濟於事况以沉疴而欲冀其一劑即奏奇功豈可得乎雖人命在
天而補救究在人事似此豈可謂人事已盡乎苟思及此能無惻
然宜於天災流行之時請倩醫士隨帶咀片沿鄉送診送藥並約
畧攜帶引藥之物不必設廠廠費既繁且與集場之開藥店掛醫
牌無甚區別縱醫藥俱全而不取利究不能恤其路遠及零丁病

各鄉送診施藥說

世之最苦者莫如貧病而貧病又莫如鄉村之苦為甚緣鄉人艱
於財而儉於用即有病亦未肯遽就醫且知醫者鮮即有稍涉醫
道者亦在集場其離集場較遠之家欲就醫憚於行欲請醫更乏
費是以窮鄉非病至沉重不作延醫之想迨醫至而病已無可救
藥若欲易醫尤為難得而且集場藥店藥多不全非桃僵李代即
霉爛不堪方既不對其症藥又不能道地精製縱延醫較早亦無
濟於事况以沉疴而欲冀其一劑即奏奇功豈可得乎雖人命在
天而補救究在人事似此豈可謂人事已盡乎苟思及此能無惻
然宜於天災流行之時請倩醫士隨帶咀片沿鄉送診送藥並約
畧攜帶引藥之物不必設廠廠費既繁且與集場之開藥店掛醫
牌無甚區別縱醫藥俱全而不取利究不能恤其路遠及零丁病

臥之人。可仿古藥箱之法。遇病卽診。診後卽照方給藥。醫一家。再至一家。行一村。更至一村。臨去時。告以所住之處。俾可尋訪。設遇重病。暫留一二日。或轉至其地。病人多處。添醫辦理。且可互相斟酌。其方期於盡善。惟心雖期於普濟。而總以救得一人。是一人功德。醫無回生之術。而宜存割股之心。以仁心行仁政。乃不負送診送藥之本意。醫士及隨人盤纏。自應酌帶。或遇次貧之家。一宿一餐。固不爲擾。但總不可貪哺啜。而尤不可分文受謝。致滋弊端。此事在天災疫癘之時。最宜行之。卽平時每月赴鄉查探一二次。亦方便事。城中雖不乏貧病。但只艱於乞藥。尙不艱於求醫。故敢以鄉村爲勸。凡爲醫爲業者。能於貧戶不計謝金。且早到無誤。或以經驗便方刊布。亦陰德也。

每冬棲恤光病無依說

乞丐之強悍者可惡。而衰老庸懦者亦可矜。在各鋪戶固有零給。而究難以區別。緣其中衰老殘廢及患病之人。有尙能行乞者。亦有未能行乞者。大抵不慣求乞。或外來初到。並乏止宿之處。而丐頭之所喝止者。多屬不慣求乞。及外來之輩。如積慣乞丐之人。則仍聽之。且分其餘。似此同一乞丐。豈不有能乞不能乞之別乎。乞且不能。何以聊生。是不得不設法矜恤也。其法何如。擬每冬於城外空曠處。搭蓋席屋數間。厚置草薦。倩一二人。或地保甲頭。令其掌管。專宿無依老病之丐。不許強者攙入。如一家中有壯丁者。卽令其自爲之所。不容冒濫。而留者。仍別其男女焉。但止聲稱安其居。而不給食。一俟風雪之時。查看情形。酌量人數。或錢或米。或擔粥。不拘多寡。不定時日。不露姓名。間一度之。惟須說明。逾年卽止。

年終令掌管人撤還。留爲下屆之用。或借空廟爲之。更屬簡易。此亦恤其老病之一端。如有關係流落之人。或酌助回里。亦方便事。若謂事涉張揚。恐多滋擾。要知不給食。止給住處。雖張揚何慮。况聚集莫非老弱。亦不致於滋事。縱人多而施與無定。且以年終爲限。即使久估。亦不過一席屋空廟。無姓氏可尋。有何遺累哉。又或疑此初行固善。若年年踵行。恐不免流弊。竊謂施與無定。稽察必周。則雖年年行之。何害。但須各舖戶分潤。乃能於事有濟耳。謹錄於此。以俟采擇云。

以公項行義說。善堂多矣。義舉繁矣。倡爲者。卽出己資。而不能不憂其匱。况力有不濟。事期經久。勢不能不勸捐以助。所勸雖不拘何人。而出資莫先於鄉黨。但以一戶之捐。而爲數堂之用。捐力旣分。用猶不足。縱其中有大願力。亦不能兼行各堂之善。欲其衆善奉行。又安得有點金之術。而源源不絕乎。惟念善堂辦公之事也。以公濟公。莫如取諸公項。公項云何。買賣田屋之中用是也。每社每年總有田屋交易。交易總有中用。向來有提爲公用者。亦有各業戶公分者。若以此項中用。或分其半。或分十之三四。均交各堂。以爲義舉之助。以公辦公。惠而不費。何人不願耶。或曰。向來提作公用。有爲脩街等事者。有爲各業分受者。相沿已久。孰肯捐堂。是固然也。但非全改其例。只勸酌量分捐。其中豈無好義而願獨捐之人乎。况脩街事。卽可交堂辦理。此次用中不敷。堂亦可湊。而下次收歸。亦屬甚便。至各業分用。其錢無多。且有業者。方有捐堂之費。又豈惜此。或各社從風。總在乎倡首者之善爲說法耳。

積財濟貧說

語云。積財莫如積德。是已。然亦有以財行其德者。是財亦不可不積。惟積之匪易。既積又恐因他事移用。則積與不積同耳。蓋遇欲行之善。而囊無餘資。恐將錯過善緣。且恐一轉念。即惜其財。則善終不得行。因循延擱。竟成虛願。人情大抵皆同。事後悔生。豈不可惜。因想一法。甚屬簡便。人皆可行。無論貧富之家。每日總有常用之錢。但設一筒。無論多寡。每日於常用中省出若干。積於筒中。總有急需。不許開用。遇有善事。傾筒而出。即可大行方便。又不覺其難。用畢再積。積而復用。源源不絕。久而行所無事。竟似惠而不費。行之既久。善念日熟。善行豈有涯哉。僧家盞飯盆米之法。皆屬功德。何況積錢。至於富貴之家。但仿其法。或積銀錢。或積米糧。或專捨一屋一田。皆是積財濟貧之妙用。有心人。願留意焉。

遇壽誕放生說

放生莫如戒殺。此誠至論。但殺生難以全戒。而放生亦需財用。必欲廢人事而全以庖厨之費為放生之用。未免不近人情。且因養親而戒殺。亦功過格之所不取。即無故不殺。亦未必人皆中禮。只有勸人勿貪口腹。而恣殺時為放生以存仁。庶乎易行。今擬行之道。凡人家每於誕日。不無宴飲之費。如是日不拘一雞一魚。或數文。以至數百文。先行買放。乃復供膳。雖殺者自殺。放者自放。即所放不敵所殺之多。究可稍減口腹。以全生命。行之既久。其不忍之心。油然而勃。然行所無事。由愛物以及人。豈不於身心世道兩有裨益乎。但總以力行為要。不可徒托空言。力行自能有恆。有恆方徵實德。且為人子者。無不願父母之壽考。而為父母者。亦無不願子孫之繁滋。即親屬之稱祝者何事。而友朋之頌禱者又何事。壽

爲百福之首。人皆願欲。以此願欲之情。推及禽魚。壽物卽以壽已。理固然也。近聞江浙有縉紳家。逢誕日。不殺生靈。以素麵素席待客。預辭親友之饋禮。囑備可放之生物。以送之。各視其誼之親疎。力之厚薄。爲斷收而放之。否則不受。蓋本蓮池大師生日。不宜殺生之意。洵可風也。願世人共效之。

婦女積功德說

婦女之心多慈。但處於閭內。每格不得行。特陳其法以勸。向來江南育嬰堂。小鞋襪。小衣服。多由人家內眷所贈。恤嫠堂孤寡堪憐。能於女紅暇日。捨其針線餘資。或製小兒鞋襪。或給貞婦布疋。不拘新舊多寡。皆屬功德。卽無力之家。總有破舊衣裳。如補綻而給乞丐。亦爲惠而不費。凡施濟之力。出於艱難。最爲盛德。今以繡線之餘。爲恤貧之事。其功豈不勝人千百乎。嘗見有繡佛像送廟者。

蓋敬佛而望佛。保我耳。殊不知佛之慈惠衆生。不獨於我。我如體佛之意。行佛之慈。卽不繡佛像。佛亦必大歡喜。而保我佑我。不待我之祈禱也。語云。遠處燒香。不如近處作福。人能如此。便是自求多福矣。再婦女每用書本夾針線。及剪字爲花樣。此皆造孽。凡夾針線。宜用無字空白簿。或畫花於上。至於剪花樣。不可用字。如送禮物。卽用吉慶花樣。以代字可也。

敬節會紀畧

常州敬節會。始仿於長洲彭氏恤嫠會。其畧曰。念我同儕。每當春秋暇日。歲時伏臘。妻孥聚首。酌酒言歡。下至夏畦負販之徒。莫不昂首伸眉。嬉然自得。獨此煢煢者。弔影空閨。銜悲卒歲。將呼天而莫聞。欲訴人而不可。吾儕不代爲之告。其誰爲之告耶。夫力之出於一人者有限。而出於人人者無窮。所望同志諸君子。輾轉勸募。

集成一會。量入爲出。隨所見聞。曲加周恤焉。長洲始行時。按月分募。每年出銀十二兩爲一會。常州每月出錢四百文爲一會。由一會以至十會。量力書簿分捐。總辦出入之賬。疏告文帝君。而先查實登記。將收條存於節婦處。按月敬送。取回收條爲驗。按此與他處恤養堂外堂章程畧同。而於歲終酌量加給。並製寒衣。及節婦身故。躉給三月之錢。以助喪費。極貧力不能殮者。格外酌給。節婦病故。註銷後。其所遺之孤。苦無親族照應。仍照舊支。贈至十六歲開除。無力婚嫁者。並助完配。節婦翁姑年已衰邁。或有疾無他子女養贍者。推節婦孝心。隨時酌贈等事。較爲周備。且無須建堂。不拘多寡。隨地量力。可以施行。爰紀之以爲法云。

育嬰社說

揚州蔡君璉創育嬰社。募衆協舉。以四人共養一嬰。月出銀一錢。

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招貧婦領乳。月給工食銀六錢。逢月朔。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之內。聽人領養。此法不獨卹孤。又可濟貧。免一時流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爲最。凡郡邑村鎮。善士皆可仿行。爲官司紳衿者。循此化導。各方利濟之功更大。此與接嬰保嬰等會用意畧同。凡有心脩善者。可轉邀三四人。或五六人。月出之貲無幾。其事易集。惟須畧仿嬰堂章程。勤視嬰之肥瘠。兼爲治其疾病。妥爲料理。不必拘定三年。雖除工食外。不無尚有所費。而以數人之力。救濟一嬰。總屬易事。且就近辦理。其非因貧而失育者。亦可眞知灼見。惟遇道路拋棄者。總宜推廣收之。處處可行。人人可爲。仿而行之。功德莫大。

梁敬叔勸戒近錄記浦城蜜浸

道光丙戌公車報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浦人忘其姓氏談次間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曰吾浦罕有二女之家若余之三女同邑每詫爲異事蓋浦俗嫁女必用蜜浸菓品以多爲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買處必須家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卽須備辦殫日夜之勤窮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婿家往往以蜜浸之精粗卜來婦之吉祥與否貧寒之家慮遣嫁之難而舉女不敢多留者半由於此子婦行居次生時亦將溺之適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誓生女雖多不棄去予告之曰君舉于鄉行誼卽當爲一鄉之表率今旣育女不棄足以勸懲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之陋習以塞禍胎爲一鄉示倣則功德必非淺鮮也其人聞之頗以爲然今不知此風尙

仍舊否。余曰。浦城溺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然余長姻祝東巖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議。余伯姊卽其家冢婦。近日嫁女于孟家。獨排衆議。不用蜜浸。省卻許多葛藤。近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于背地偷送者。陋習之固結如此。今浦城大小讌集。以及新正款客。新賓登門。無不需此。而家大人但捧杯一拱。從未沾唇。蓋亦本無滋味之可耽也。大抵溺女之風。起于吝財之弊。由于厚嫁。蜜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鶩。實不可解。且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竭力配製蜜浸。致成癆疾者。是誠不可以已乎。

按此亦記厚嫁之一端。因區區無關輕重之一物。輒致自戕骨肉。犯法蔑倫。本屬可驚可訝。乃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祝太守能獨排衆議。不用蜜浸。詢屬中流砥柱。士大夫居鄉爲合邑表率。

